



# 三十八年过去

□魏建

我从初中二年级到大学毕业，身高一直是全班前三名，与人交谈时多俯视，很少平视，极少仰视。1982年初，一个寒冬的下午，我与程翔第一次长谈。先是在教学楼外碰上谈起来，因气温太低又躲进楼内的走廊里谈。当时程翔说了一些“大话”把我镇了，内容无非是高远的理想和要实现理想的雄心壮志之类。那天肯定谈了很久，事后我脖子很不舒服，应是他个子太高我仰视过久所致。半年后他毕业了，开始教中学语文。38年来，虽然见面很少，通信、电话也不算多，但我一直关注着他，一次次地为他兴奋，看着他一步步地把那些“大话”变成了现实，越发从心里仰视他。

当年，我们都20岁上下，正是理想冲天的年纪。但今天来看，我们当时的想象力实在有限：

当年哪能想到，我们家家都能有汽车；更想不到，后来汽车多得让人讨厌。

当年哪能想到，我们人人都是百万富翁；更想不到，人家的一个小目标就是上亿元。

当年哪能想到，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华美居所；更想不到，居所之外，缺了绿水，少了蓝天。

……

当年想不到，原因很简单：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。可那些“更想不到”的，是因为什么呢？

现在中国人富起来了，多了一些炫富者，多了一些嘲笑穷人的桥段，例如某记者在黄土高坡上对那个放羊孩子的采访。

问：你在干什么？

答：放羊。

问：为什么要放羊？

答：挣钱。

问：为什么要挣钱？

答：娶媳妇。

问：娶媳妇干什么？

答：生娃娃。

问：生了娃娃干什么？

答：放羊。

这孩子的回答很好笑，然而，所有嘲笑这孩子的人，是否想过：你今天的梦想与追求，与这个放羊娃有本质的区别吗？假设记者采访的是当今发达地区城市里的一个孩子，家里很有钱，买上了学区房，上了好中学，采访结果会怎样？

问：为什么要上这个学校？

答：能考上好大学。

问：为什么要上好大学？

答：能找个好工作。

问：为什么要找个好工作？

答：挣钱多。

问：为什么要多挣钱？

答：学区房太贵。

问：为什么要买学区房？

答：能考上好大学。

……

这两种问答，表面上看是一穷一富两种人生，实质上何其相似！区别只是“考上好大学”替换了“放羊”。同样是谋生的手段，同样是为了挣钱，同样是缺乏精神追求，同样是随波逐流，同样是空虚的命运轮回。前者的悲哀，已有答案；后者的悲哀，原因又是什么呢？

有两种东西，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，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，不断增长，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。”这来自康德的墓志铭。这“两种东西”之所以吸引这位哲学大神“深沉而持久”的思考，就是因为这是“人之为人”的最重要的东西。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年日益稀缺的东西。

既然是“人之为人”最重要的东西，为什么变成稀缺资源了呢？我的答案是，别的东西把这“两种东西”稀释了。什么东西稀释的？应是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这本来无可厚非，问题出在人们对生活“美好”的认定发生了极大的偏差。许多人理解的“美好”生活，就是升官发财，就是锦衣玉食，就是香车豪宅，就是美女美酒……这是“人”的追求，还是动物的追求？人之所以是高级动物，所“高”之处就在于有精神生活。物质的东西只是满足人类肉体的需要，没有它人不能活；但若没有精神生活，人只是活着，就像只知

道吃喝、交配的动物一样地生存。不幸的是，越来越多的“高级”动物反而标榜自己的“低级”本质，笃信没有物质是“万万不能”的信条，用它稀释了人之所以“万能”的高级本质。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些物质追求道路上的逆行者，越发显得弥足珍贵。程翔就是这样的逆行者，这本《敬畏母语》就是明证。

读着书中的文字，走进程翔的精神世界，语文就是他时时仰望的星空，坚守就是他对自己的道德律令。

38年来，跳槽、越界、兼职的人越来越多，程翔还是一个语文教师。

38年来，程翔的职务、称号、荣誉、地位都提高了，他还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。

38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崇尚权力、敬畏神祇，程翔总是敬畏汉字、敬畏母语。

38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盯着票子、房子、位子、车子……程翔总是盯着学生。

38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“经济发展是硬道理”；程翔总是相信“语文强则国家强”。

38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教师一直在追逐“新教材”“新课标”“新理念”“新……”程翔总是呼吁“语文教育观不可随风摇摆”。

38年来，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不断扩大“语文”的内涵，程翔总是告诫“万变不离其宗”。

38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教师关注语文教学如何出新，程翔依然关注传统的备课、教案、作文等常规教学。

38年来，一届又一届学生声称“一怕文言文、二怕写作，三怕周树人”，程翔总是提醒学生更可怕的是：心灵扭曲的可怕，精神麻木的可怕，灵魂堕落的可怕。

这就是程翔：坚守渐仁摩崖，做有灵魂的教育；深入钻研教学，教有学理的语文；执着追求真理，当有尊严的教师。

38年来，时移世易，多数人都变得快不认识自己了，程翔却还是当年那个程翔。

38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仰视程翔，更想获取他成功的秘诀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：坚守初心！

（本文为程翔著《敬畏母语》所写序言，该书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
我与书的故事

两本

《东方之子访谈录》

□阿布

或许是从小喜欢读书的缘故吧，回首往昔，印记最深的是那些淘书购书品书的细节，那是属于我的温馨时光，我的小确幸。而书籍，就是我人生沧海桑田的最清晰最隽永的标志物了。

在我的书柜里，有一本厚厚的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东方之子访谈录》。1997年，一位好友即将调到新疆工作，我俩都是央视《东方时空》《东方之子》栏目的拥趸，便想买这本书作为临别的礼物送给他。那是一个初春的午后，在泉城路新华书店，我摩挲着厚实的书，心中万分纠结——这本书我心仪已久，当然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本，但太贵了，单价48元，两本将近一百元。买一本还是两本，这关系到未来一个月家庭物质生活水准的问题，我倒好凑合，爱人呢，不到两岁的儿子呢。最终，我咬咬牙买了两本。后来是如何向媳妇“请罪”的，我已无印象，但当时在书店里的艰难取舍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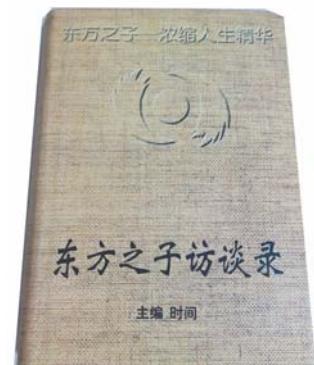
199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高潮期，国人呼唤真诚的人际交流，表达个性的主张，尊重个人的尊严。自从1993年5月1日清晨7点央视《东方时空》栏目开播，“东方之子——浓缩人生精华”，一句散发着金属般光泽且极具穿透力的片首语，便几乎每天都在荡涤着我那青春的心扉。这部访谈录，从1300多名采访播出的“东方之子”中挑选出来，有政要、科学家与学者、大学校长、企业家、艺术家和社会名流，凡224人。其心路历程、真知灼见，其格局情怀、卓然成就，其喜怒哀乐、感喟体悟，无不彰显着生命的质感、思想的力量与人格的魅力，而这质感、力量与魅力，既在唇舌馨音之间，尤见于言外义、弦外音；无不让我深深地思索：人活着的价值？生存的意义？怎样度过一生？

在那个信息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，这本书文稿的整理颇为不易。“先从《东方之子》节目播出带转成家用录音盒式带，再由人听记下来”。而今，书中记录的访谈，这本书的出版，恍若隔世，业已成为历史。而我们每一个人，又都何尝不是从那段历史中走来。

庞朴先生在访谈中说，历史使人聪明。因为你知道了历史，你不光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，而且你也知道前人怎么走就对了，怎么走就不对。我从哪儿来？我是谁？只有在历史里面能够得到比较深刻的了解。

张中行先生则感叹，年轻时到过琉璃厂，那小铺的房子都不怎么样，但里面真有好东西。现在是外面金碧辉煌，进去，古董都是假的，书也没有好的。

今天，我再细细品味这些文字，感到比从前理解更深，获得更多，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——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中行先生所感叹的现象是否有了改观？



“我与书的故事”征文

在你的成长历程中，哪本书对你的影响最大？请把你与这本书的故事写下来。篇幅无需太长，言简意赅，千字文足矣。投稿邮箱：qlbook@163.com

下载齐鲁壹点，关注青未了频道，与编辑私信互动，随时获知投稿、采用等相关信息。

# “网络”早已影响人类数千年

□张九龙

今天，常常能听到一句话：“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。”所谓网络时代，一方面是互联网高度发达，让我们超越了时空的限制；另一方面是如今万物互联，人际关系正变得扁平化、网络化。

“网络”是个年轻的词汇。16世纪以前，“网络”一词的意思仅仅是由交错的线制成的编织物。直到19世纪，“网络”才有了更多的比喻意义：地理学家用它表示水路，工程师用它描绘铁路，作家用它概括人物关系。

20世纪后期，“网络”一词才开始扩散：先是出现交通和电力网络，随后出现了电话和电视网络，最后电脑和在线社交网络席卷全球。1980年之后，“网络”一词开始被用作动词，表示有目的性的、以职业为导向的社交。

“网络”是个充满美好的词汇，它似乎打破了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瓶颈，给予每个人无限的空间与资源。然而，英国历史学家尼尔·弗格森的新作《广场与高塔》中，却是另一幅景象。

尼尔·弗格森认为，网络与等级，就像是广场与高塔。“高塔”等级森严、秩序井然；“广场”则人人平等交往、热闹非凡。在他看来，如广场和高塔的关系那样，网络与等级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的。换句话说，网络并非一个新鲜事物，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中，处处是网络与等级的角逐。

然而，为什么网络却长期被忽视呢？这是因为传统的历史研究，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其他等级制度所留下的文件记录。网络的蛛丝马迹，不容易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。

读研究生时，尼尔·弗格森曾去德国



汉堡档案馆查阅资料，他的研究主题是：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。在那里，相关的报告、记录簿和信件存量丰富，但却没有任何一页的内容能吸引他。

这样的痛苦持续了几个星期，之后他终于得到了解脱。在英国领事馆的一次茶话会上，他结识了银行家马克斯·沃伯格的儿子埃里克。在一个小小的橡木镶板房间，尼尔·弗格森看到了沃伯格的许多私人文件。短短几个小时，尼尔·弗格森就意识到，沃伯格与他的人际网络成员的信件，研究价值远高于档案馆里的存货。

从光明会到兄弟会，从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、大革命，从太平天国到达沃斯论坛，尼尔·弗格森力图证明，网络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“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体内自古就有建立联系的本能追求，而新技术的出现使其更容易被实现了。”

这种论证显然与人们既有的认知大相径庭。通常认为，古代的人们都被束缚在等级结构之中，权力集中在顶

层的首领、国王或者帝王手中。相反，个人的关系网络却非常小，甚至可以忽略不计。

大部分人被粗略地划分为“农民”，农民被局限于叫作“家庭”的小群体中，而家庭又属于叫作“村庄”的略大的群体，这些社群跟外界几乎没有联系。这就是史书里记载的一百年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样态。

尼尔·弗格森认为，自人类文明开始，分散的网络和集中的等级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存在了。它的存在与技术状态无关，尽管技术可能会影响到谁更占优势。人们普遍认为，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。然而，他指出，互联网仅仅是“现代的公共广场”。

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当一个历史人物做出重大贡献的时候，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其本身，而是来自于其背后的关系网络。

当我们试图理解这些网络理论的核心看法时，人类的历史在我们眼中也会变得不同：不像剧作家艾伦·贝内特讽刺的那样，“一件接一件的破事儿”，而是数十亿的破事儿以无数种方式互相联系在一起。

当前的一些世界问题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新奇。无非是陈腐的等级制度被新兴网络挑战并替代，而新兴网络的影响力正在因新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大。这一场景，已经反复上演过。

历史的经验同时告诉我们：网络不是静止的，而是动态的，受富者更富的“马太效应”影响，当网络发展到一定阶段时，网络本身也会变成新的等级制度。高塔与广场，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